

第一代花腔女高音

陳明律活躍歌壇

● 王澤遠

台灣的花腔女高音

戰後，崛起台灣音樂界的第一代花腔女高音聲樂家陳明律，近年來再度活躍歌壇，演唱中國藝術歌曲，製成CD，一方面保存文化菁華；一方面推廣藝術老歌，為混濁雜亂的台灣歌壇注入一股清流。她推出的專輯有黃自、應尚能與劉雪庵藝術歌曲專輯，今（二〇〇〇）年又推出陳田鶴、趙元任藝術歌曲集，第五集為廖青主及其德籍妻子華麗絲的專輯，都是二、三十年代中國藝術老歌，詞曲典雅，極具中國風味，聽了之後令人發思古之幽情。

陳明律，廣東中山人，系出名門，祖父陳仲篋清末留美醫學博士，為上海名醫。父親陳同白是我國有名的留美漁業專家，在國際水產界無人不知，被譽為「中國

漁業之父」。母親姚冬玉係美國加州名媛，回國後曾任教廣州中山大學。一九三二年出生，年華已逾古稀，已自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音樂系教授職位退休，但她退而不休，迄今仍為師大客座教授，為後輩音樂人傳遞薪火。退休後的陳明律與老伴陳降任卜居台北市羅斯福路巷弄裡的一間幽靜的住宅中，室內牆上懸掛了多幅泛黃的照片，映照出她早年的藝術生涯，包括一九四八年參加早期台灣聲樂組織「台北聲樂研究會」第一屆演唱會的畫面，其中尚留有故中央銀行總裁也是愛樂人許遠東少年身影，睹之令人唏噓！

與林秋錦雞同鴨講

陳明律於一九四六年隨父母由廣東來台，年僅十多歲，進入師大附中讀書，師

事台灣前輩聲樂家林秋錦。翌年，陳明律在台北中山堂參加演唱會一鳴驚人，嘹亮婉轉的歌喉引起聲樂界的注目。

其實陳明律向林秋錦學習有很大的障礙，就是彼此言語不通，當時台灣甫告光復，林秋錦只會日語，國、台語均不通，而陳明律是新到的廣東人，只會廣東話，兩人無法藉言語溝通，全憑手勢及動作，林秋錦教唱時不說話，只用「啊！啊！」的教她唱，直到後來兩人都學會了國語，才開始溝通學習，林秋錦對她最常說的話是，歌要唱得好，最重要的是能輕鬆自如；並教她如何提高音域，控制聲音。

陳明律後來升入師大附中的高中，高三時轉學到北一女中，仍接受林秋錦指導，高中時期，她時常應台灣廣播電台（中廣前身）之邀前往播唱歌曲。

高中畢業後，陳明律考進國立台灣師大音樂系，接受正統音樂專業訓練，一九五四年她自師大畢業，沒有趕流行到國外深造，留在師大母校任教，陳明律自認為不適合登台表演，還是教書比較快樂。

練習花腔吃盡苦頭

很多人都認為陳明律具有花腔女高音的天賦，她卻不如此想。在一篇〈花腔女高音與我〉的文章裡，陳明律坦承自己沒有美麗的音色，音量也不夠寬厚而是細窄和輕柔的音質，不適合戲劇女高音，所以當初才決定練花腔，希望以「技巧」取勝。她說，這其中千辛萬苦的練習過程，絕非筆墨能夠形容。花腔女高音是人聲音域中最高的聲音，所謂「花腔」，也叫做華彩，是華麗修飾或裝飾的意思。特別是在聲樂曲上，表示一段快速音階急速顫音或類似的樂段。這些曲子含有很多精巧、高音的裝飾樂節，一般稱之為華麗的歌唱。像莫札特《魔笛》中「夜之后」的抒情調，就是一首著名的實例。

著四、五十年的演唱與教學經驗和心得，陳明律的答案總是千篇一律，那就是：沒有什麼特別，只有努力用功，耐心苦練。陳明律並非沒唱過歌劇，一九五八年秋，她在師大執教時美國國務院派遣名指揮家約翰笙博士 (Dr. Thor Johnson) 蒞台執導演出歌劇，應邀出任女主角，為台灣第一次演出西洋歌劇。這齣歌劇有正式的佈景和服裝，在坐落於台北市信義路已拆除的國際學舍上演，當時伴奏的樂團成員包括已故樂界名人鄧昌國、司徒興城等人。她也曾在某電台演唱羅西尼的「雪維亞理髮師」劇中一段 *Uno Voce Poco fa*，唱得極好，連行家都認為比在劇中主唱的西班牙女中音 *Berama* 唱得細緻得多。

陳明律能唱，也能作曲和寫音樂論著。六十八歲的她，聲音和外貌都看不出老態，她自費出版「黃自藝術歌曲集」、「應尚能、劉雪庵藝術歌曲集」、「陳田鶴藝術歌曲集」、「趙元任藝術歌曲集」、「廖青主、華麗絲歌曲集」。由於大陸陷共，留在大陸的許多作曲家，歷經三反五反、階級鬥爭、文化大革命，許多創作資料多已流失，蒐集不易。為了出版這些藝術歌曲，陳明律花費不少心力，這些年陸

製作老音樂家歌集

陳明律退休後，婉謝了中華民國聲樂家協會理事職位，致力整理老作曲家的遺作，她搜集了廿一首黃自藝術歌曲、三十五首應尚能與劉雪庵藝術歌曲，收錄在兩張專輯中，於一九九九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

二〇〇〇年相繼出版陳田鶴與趙元任藝術歌曲集，收錄了五十七首。此一可觀數字，已引起美國國會圖書館及日本五家音樂圖書館、菲律賓，甚至大陸各音樂院校與北京國家圖書館、中國藝術研究院及台北國家音樂館的重視，而予以收藏。

搜集趙元任的作品，陳明律獲得趙元

任之女、目前在美國哈佛大學任教的趙如蘭協助，選出二十九首趙元任代表作，其中包括了膾炙人口的「教我如何不想他」、「賣布謠」、「讀書好」、「勞動歌」以及取材胡適詩作的「上山」等。

趙元任不但是作曲家，在中國古典文學及語言的研究方面也有很高的地位，陳明律的專輯也印證了這點。陳明律研究指出，趙元任的創作特點是旋律動聽，和聲飽滿而且情緒鋪陳自然，由於精通中國語韻和聲調，他的樂曲往往能和歌詞的抑揚頓挫緊密搭配，這是趙元任為華人藝術歌曲立下的典範。在錄製過程中，陳明律也發掘出不少軼事，例如「教我如何不想他」就有一段趣事；在這首歌曲大受歡迎之後，一位趙元任的友人很想見識作詞者劉半農的廬山真面目，有天在趙元任家中巧遇劉半農。對方原以為劉半農是浪漫才子，沒想到眼前竟是一個老先生，不禁脫口而出說道：「原來是個老頭兒。」劉半農回家後，心有所感，寫了一首打油詩自嘲：「教我如何不想他，請進門來喝杯茶，原來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陳田鶴的作品，靠陳田鶴在北京清華大學任教的女兒陳暉幫助搜集而成，陳田鶴是音樂教育家及作曲家，為黃自四大弟子之一，在學習過程中五度輟學，卻能掌握西洋作曲技巧，搭配中國文化優雅詩詞來創作，形成自己獨特的藝術風格。陳田鶴為人老實，不善言詞，有南方常見的似水柔情，青年時代遇到了當時最好的作曲家蕭友梅、黃自等，成為第一批當時中國自己培養出來最好的作曲家之一。陳田鶴作品細膩空靈，他曾引用作曲家舒曼的說法表示，「看見一首適合譜成曲的詩，不要對著它發呆，而是要像對情人一般的擁抱它。」在創作時陳田鶴也都能將音符與詩作賦予同樣傳遞感情的責任，既不會讓音樂成為詩作的陪客，也不會讓鋼琴伴奏成為人聲的綠葉。在詩與音樂的結合上，陳田鶴都做到了水準之上，在台灣民間合唱團體經常演唱的包括《山中》、《雁子》及《秋天的夢》等等，都是陳田鶴的作品。而陳明律集輯廖青主及華麗絲的作品，則是在偶然的機緣下，聯絡上廖青主之弟廖輔叔，提供了不少資料，九十多歲的廖輔叔也是音樂家，年輕時曾經給陳田鶴不少協助。陳田鶴在上海音專做學生時買不起鋼琴，由華麗絲提供鋼琴，陳田鶴才有練習鋼琴的機會。

陳明律淡薄名利，生活簡樸，以她的天賦和條件，本可以名利雙收，財源滾滾，但她卻緊守平淡的教書生涯。退休之後，又以餘力整理保存中國藝術歌曲，為中國文化盡心盡力，這種精神值得人敬佩、敬佩。陳明律是台灣著名的花腔女高音，曾著有「華格納與歌劇」及五本系列「舒伯特藝術歌曲詮釋」問世，那是「舒伯特的早期歌曲」、「舒伯特的『魔王』之研究」、「美麗的磨坊少女演唱、伴奏之詮釋」、「冬之旅演唱伴奏之詮釋」及「天鵝之歌演唱伴奏之詮釋」。有音樂家讚譽她是台灣研究舒伯特藝術歌曲的權威。她在早年曾灌有「中國藝術歌曲」唱片三張、「世界名歌」二張及「中國名歌」一張。從去年開始已陸續推出四張系列中國藝術歌曲CD。以作曲家為單元。第一張是黃自作品CD，二十一首歌曲中有「天倫歌」、「踏雪尋梅」、「西風的話」、「玫瑰三願」等，都是耳熟能詳的歌曲。第二張為應尚能（一九〇二—一九七三）與劉雪庵（一九〇五—一九八六）的作品，內容有「我儂詞」、「無衣」、「拉繃行」、「長城謠」、「紅豆詞」、「柳條長」、「飄零的落花」等三十五首家喻戶曉

聽的歌曲。這兩張CD是由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贊助出版，已被美國國會圖書館、國立紐約大學圖書館、菲律賓國家圖書館、台北國家圖書館、北京國家圖書館、北京中國藝術研究院收藏。

第三張是陳田鶴作品內有「山中」、「採蓮謠」、「製寒衣」、「巷戰歌」等二十八首頗為耐聽的歌曲。第四張為剛出版的趙元任作品，灌有「教我如何不想他」、「也是微雲」、「老天爺」和「上山」等膾炙人口的二十九首歌曲。這四張已問世的CD，合計有一百十三首傳世精緻藝術歌曲。第五張廖青主（一八九三—一九五九）與夫人華麗絲作品的CD約有二十六首含有「我住長江頭」、「大江東去」、及「喜只喜在今宵夜」等深受人們喜愛的歌曲，預定今年底或明年年初發行。

詞曲意境鑽研透澈

陳明律對於詞曲意境鑽研透澈，多年來演唱「西風的話」，她一直依據涵意將歌詞首句唱成去年我「回去」和樂譜中的「回來」不同，直到去年作詞者九二高齡的廖輔叔教授自北京來函，才證明她的演唱才是正確的。她在黃自的「踏雪尋梅」

、劉雪庵的「早行樂」及陳田鶴的「採桑曲」中，穿插花腔唱段，很受樂迷激賞。

陳明律說她只想為中國藝術歌曲盡一分力，別讓這些早期國寶級的經典名歌被後世遺忘。藉此有聲的詮釋，描繪出前輩音樂家的創作風貌。也乘她自己還能唱的時候留下一點歌聲，為自己的藝術生涯留下一點痕跡。她深切盼望藉此系列CD問世，能引起國人共鳴，使中國藝術歌曲發揚光大。陳明律發行的這些CD，深受大眾喜愛與社會重視，媒體反應熱烈；聯合報八十八年三月十九日記者施美惠報導：「資深女高音陳明律寶刀未老，出版舒伯特歌集詮釋並錄製中國藝術歌曲CD。」中國時報八十八年三月二十二日記者潘罡樂評：「第一代傳奇女高音陳明律灌製CD，歌聲依然驚人，花腔唱段扶搖直上，完美唱出高B音和目前全盛時期的青年女高音相比不遑多讓。」

青年日報八十八年十月十八日記者符立中樂評：「陳明律歌聲愈高愈能輕盈飛翔，在常人望塵莫及的雲霄，驅使出動如脫兔的燦爛火花，除了音色繽紛清脆，在快速的旋律跳躍中，總是呈現一股優雅美感，即使放眼世界也不遑多讓。」

中國時報八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一寸見方特大號字體刊出一個字的標題：「陳明律朔遊藝術歌曲長河」記者潘罡報評她錄音時均不剪接，許多艱難的段落，如黃自「玫瑰三願」最後一句，一般聲樂家必須吸口氣才能勝任，但陳明律一氣呵成，印證了她的演唱功力至今依然讓人驚豔。

自由時報八十九年二月二日記者趙靜瑜評論：「陳明律仍保有寶刀未老的唱腔，唱出活潑的韻味與優雅不失真，一路賞來果然令人感動。」

吾愛吾家月刊八十九年六月（二五八期）專欄作家王薇寫出：「陳明律樂從心中來：她是罕見的花腔女高音，不僅音域很高，而且音色華麗活潑，寶刀未老，放眼國內外，的確十分稀有。」

大成影劇報八十九年六月二十六日記者康俐雯報導：「聞名全台的戰後第一代花腔女高音陳明律，長期以優美嗓音灌錄中國藝術歌曲，繞樑再出輯，讓當時迷人樂音再現風華。」

聯合報八十九年七月十四日記者施美惠報導：「花腔女高音陳明律退而不休，四張專輯收錄一一三首中國藝術歌曲，再度

證明自己的實力，此一可觀數字已引起美國國會等圖書館重視，而予以收藏。」

光華雜誌八十九年七月刊專欄作家張

夢瑞寫道：「花腔女高音陳明律七十試新聲，傳唱憶往歌未央，她每天固定練唱兩小時，因此聲音並未隨著歲月減弱。無論外貌、聲音都看不出絲一絲老態的她，她的花腔高音仍是拔高婉轉，全賴無休止的苦練成果。從去年開始，一口氣推出四張包括黃自、應尚能與劉雪庵、陳田鶴及趙元任藝術歌曲集CD，為二十世紀的華人藝術歌曲寫下新的註腳。陳明律認為能為前輩作曲家整理資料，將他們作的歌曲刮垢磨光，洗出歌曲的真面目，是她多年的心願，現在逐一完成，內心真有說不出的興奮。」台北捷運報八十九年七月三十一捷運音樂網；「花腔女高音陳明律，近年自掏腰包整理出版四張早期作曲家黃自……專輯，雖然已近七十歲，由於她本身的嗓音一直保持的很好，推出後雖然未做宣傳，但來自歌迷的反應出奇的好，並讚賞她歌聲詮釋的功力。」值得一提的是這些藝術歌曲CD，目前不會在一般唱片行銷售有興趣的樂迷可電詢（〇二）二二六五〇九九六。（中外學術文教基金會提供）。

最低廉的售價·最熱門的好書

褚問鵬著 花落春猶在

第一、二、三冊出版

合售新台幣陸百元

名作家褚問鵬女士，浙江嘉興人，北京大學中文研究所畢業，五十年前任十八軍上校秘書，軍委會戰幹團訓育主任，廣東省政府參議，本書為褚女士精心傑作，懷舊憶往，文字生動詳實，女性讀者，往往抱書而哭，感人之深，可以想見，要目有：童年的回憶。蠟炬成灰淚始乾。山西歷險記。從晉北到故鄉。重到申江更斷腸。撫孤自苦甘零落。空花到眼總無緣。道是無情卻有情。「一二八」烽烟驚客夢。戎馬馳驅十五年。噩耗傳來摧肺肝。西安事變拾零。戰時的訓練工作。湖北的戰時省會。千里奔波探兒病。居然生入玉門關。綠茶紅梅相映生輝。幾時歸夢到江南。南湖烟雨憶當年。解甲歸田成一夢。母子癡癡細談別後。廉頗未老氣壯山河。榴花紅映舊征袍等篇。

全書分裝參冊合售陸百元，歡迎購閱。
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二號聖文書局帳戶。